

# 花下開屏金翠簾

# 綵羽映日煥輝輝

## 郎世寧畫孔雀開屏探析

林莉娜



〈畫孔雀開屏〉是由清代宮廷畫家郎世寧主筆，方琮與金廷標合筆所繪的孔雀，深受乾隆皇帝喜愛。畫作描繪繁花錦簇的皇家御花園裡，滿佈象徵花開富貴寓意的花卉，與來自異國珍貴的成對孔雀相呼應，賦予此畫玉堂富貴、天下昇平的吉祥意涵。本文透過畫面精采細節的描摹，結合乾隆皇帝御製詩文與各種文獻記載，考述成畫的時代、背景與中西合璧的畫風特色，並比較同類型畫作的關連，呈現此畫完整的時代面貌。

### 畫面內容

義大利籍耶穌會士畫家郎世寧 (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 〈畫孔雀開屏〉鉅作，絹本設色，本幅縱三二八公分，橫二八二公分。  
(圖一) 左下方款署：「臣郎世寧恭繪」，下鈐二印：「臣世寧」、「恭

畫」。 (圖二) 畫上方有乾隆戊寅年 (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 御製詩，與《清高宗御製詩集》編年相同。此軸著錄於《石渠寶笈三編》，原收藏地點為寧壽宮。(註一)  
孔雀古稱孔鳥、越鳥、南客，是吉祥、幸福的象徵。因其外貌雍容華



圖二 〈畫孔雀開屏〉鈐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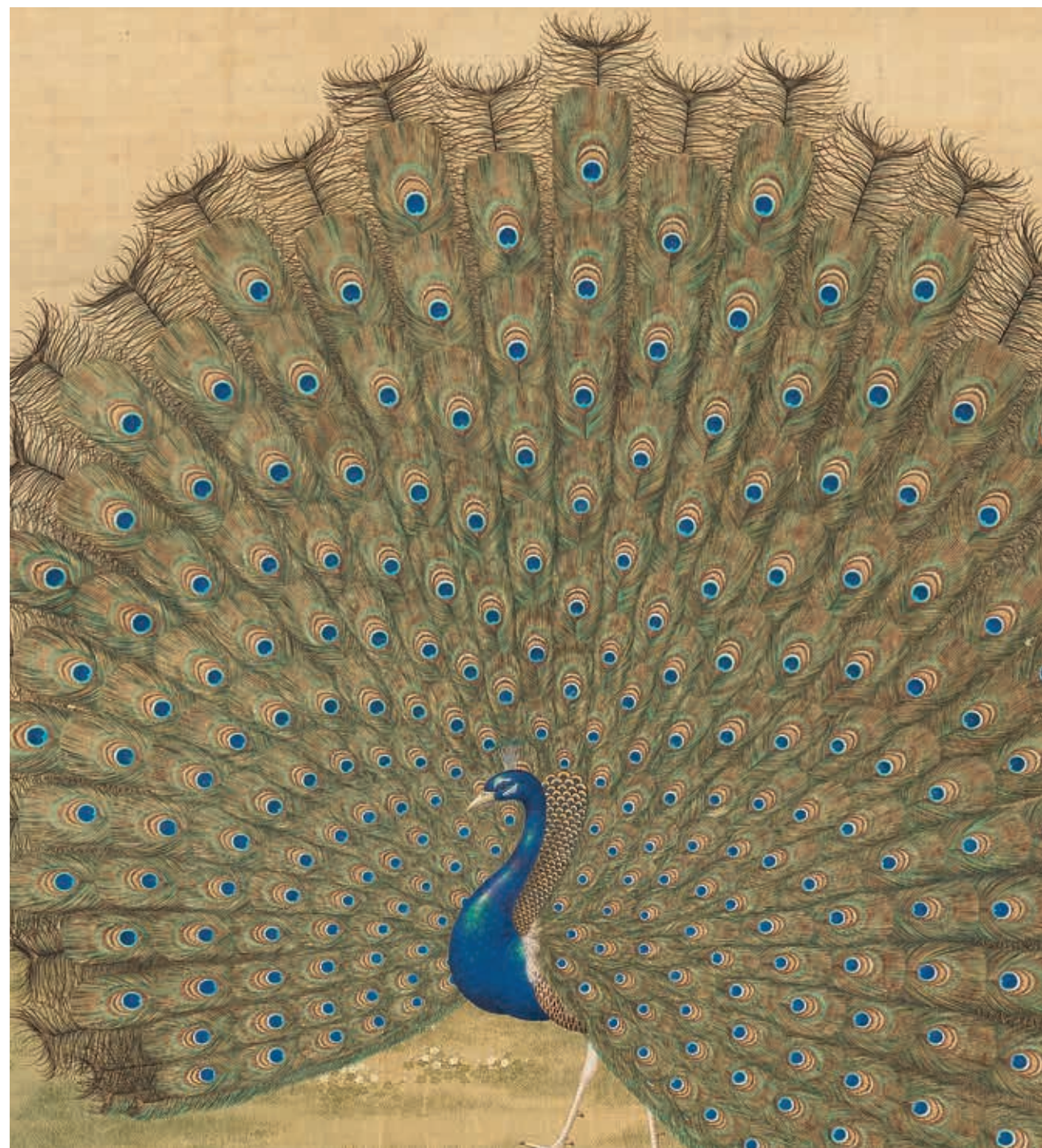


圖一 清 郎世寧 畫孔雀開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貴深獲帝王貴族所喜愛，常將其飼養宮中作為觀賞鳥禽。〈畫孔雀開屏〉繪宮苑豢養孔雀二，一隻開展尾屏，一隻回首凝視，其行止動作優雅，宛若舞姿。世界上已定名孔雀僅有兩種：綠孔雀（*Pavo muticus*），又稱爪哇孔雀，現有雲南、印度等亞種；藍孔雀（*Pavo cristatus*），亦稱印度孔雀，另有白孔雀則是藍孔雀的變異種，本幅畫中所繪為後者。孔雀頭頂冠羽簇立，眼睛周圍白色，具黑色眼線。頸胸、腹部羽色為寶藍、綠紫交雜，帶有金褐色閃耀光澤。雌鳥無尾屏，背羽濃褐略灰綠色。雄鳥身長約一八〇至二三〇公分，尾屏約為身長兩倍。平時收攏於身後，伸展開來光彩奪目。傳說看到孔雀展尾是好運的預兆，其實是一種生理現象。在春暖花開繁殖期，雄鳥展示其美麗尾巴，以吸引雌性。畫中孔雀皆有尾屏，其一尾巴高高翹起，應是一種炫耀、防禦的動作。（圖三）郎世寧擅於捕捉孔雀姿態與顏色特徵，頸胸部位以白色高光強調明暗光影變化；更增添尾屏眼睛數量，中心紫色，外被深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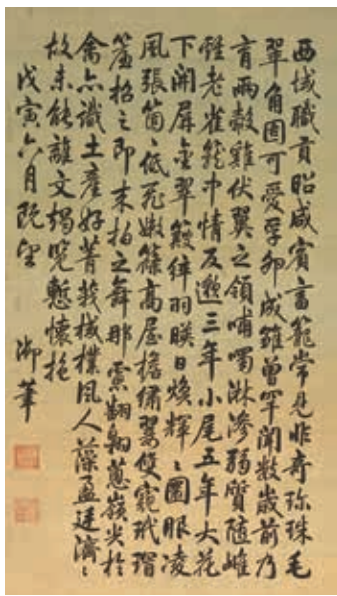


圖四 〈畫孔雀開屏〉局部



圖三 〈畫孔雀開屏〉局部

十二日接得貴州郎世寧畫孔雀開屏一  
 件內開本月十二日大監賜世保傳  
 旨著郎世寧西開屏孔雀大畫一軸補景著方琮余廷傑  
 合筆用白絹面款此



圖七 《畫孔雀開屏》 乾隆御題

孔雀來西域開屏毛羽鮮中華底貢久羶鄰  
 御製詩二集卷三十四  
 見昔年一經羅遣一張雌雄或兩失羽族雖  
 茸昧亦知歎無匹何來雙入籠豈辭巢室  
 空重譯充賚物迴望雲山重相頌凄以悲  
 既悲還復喜一例別故林較勝其他矣  
 朝復一朝當春尊尾交育那不能伏終異棲  
 林椒解五虞人識其性螟蛉蠃應借問山野  
 間那得巧相情解六雌雖一何慈嘔暖覆抱之  
 累日忽成雛學步方離襁雀知母是雞雞  
 知兒是雀粥粥顧復情相依喜何若解八文禽  
 在雕檻相視不相親胡為屬離體而如陌路  
 人解九雀兮爾莫愁難兮爾莫樂稍待羽翼成  
 至竟分鵠鶴解十中人將呈觀訝為希有瑞獻  
 諛早厭俗體物聊寄意解十一

圖六 《孔雀雉十解》 引自《清高宗御製詩二集》，卷34。

銅褐及鮮綠色帶，聚散排列層次分明。全身羽毛疏落有致，五色相雜，筆觸生動。先以無數色線勾勒，再以金線裝飾，豐富的線條變化予人目不暇給的視覺感受。

園中佈滿嶙峋怪石、堆山配置，周圍各種植栽包括玉蘭（亦稱木蘭）、海棠、牡丹、月季、鳶尾等花木，枝繁花盛，生意盎然。所謂「玉」即玉蘭、「棠」即海棠、「富貴」為牡丹，花開富貴與開屏孔雀和諧的結合，相得益彰，具有「玉堂富貴」之吉祥寓意。春天四月是上述幾種花卉盛開期，玉蘭樹形高大，樹皮斑剝呈深灰褐色，小枝稍粗壯；花先葉開放，碩大潔白芳香。重瓣海棠（即西府海棠），花瓣白色淡粉紅，色彩深淺多變化（圖四）；粉紅月季花朵聚生，羽狀複葉，邊緣銳齒狀，小枝粗壯略帶鉤刺。粉紅牡丹花朵重瓣，上以白粉敷染，基部呈朱色，中心有黃色囊狀花葯。繪枝幹、花莖、葉柄，以淡墨、朱線定其輪廓，葉片、葉脈，鉤勒線條極細。（圖五）全幅名花佳卉搭配青綠湖石造景點



圖五 《畫孔雀開屏》局部

綴，構圖配置頗具匠心，所繪為宮廷花園的寫照。畫面呈現大自然生機勃發之美，並具有「吉祥瑞應、天下昇平」的象徵意涵。畫中群芳競相綻放，孔雀雙雙開屏舞蹈，異國珍禽來到仙境般的御花園，共同見證了乾隆帝國的美好榮景。

### 乾隆御製詠孔雀詩

乾隆皇帝多次為美麗孔雀賦詩，《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收錄有幾首

《清高宗御製詩初集》，卷三十一）；壬申（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孔雀雉十解》，其一寫到：「孔雀來西域，開屏毛羽鮮。中華底貢久，羶鄰見昔年。」（《清高宗御製詩二集》，卷三十四）；戊寅（乾隆二十三年）《孔雀開屏》，則由乾隆皇帝親筆題寫於郎世寧《畫孔雀開屏》。

（註二）（圖七）詩文開篇即言：「西域職貢昭威賓，畜籠常見非奇珍。」字裡行間附有詩注，提到從康熙年間始，每年按例由西域進貢孔雀。明代西苑已有「百鳥房」專門飼養這些海內外進貢的珍禽（註三），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由郎世寧監造的長春園西洋樓景區基本建成，「養雀籠」位於圓明園萬花陣東側，南北兩側有飼鳥房展陳各式各樣的鳥雀，其中包括有孔雀，乾隆時期孔雀已是宮內常見的禽鳥。（註四）「三年小尾五年大」，幼孔雀不具有尾屏，雄者第三年尾生小火眼，五年尾長至二、三尺。「綵羽映日煥輝輝，圓眼凌風張箇箇。」描述雄孔雀尾屏眼斑外觀特

點：「低飛嫩條高屋檐」，描述孔雀的生活習性，其雙翼不善飛行，足短而強健。平日於地面行走，晚上則在樹上棲息。末句提到「招之即來拍之舞，那慮翻翎意領尖。」（註五）依乾隆皇帝的看法，由西域進貢孔雀，產卵孵化在宮中養殖成長。孔雀雖生性驕貴，由於長期被人所籠養，那需振翅翱翔飛躍高高的山尖，終究成為賞玩的寵物。

### 製作年代

《畫孔雀開屏》左下方邊緣落款「臣郎世寧恭繪」，表明此畫專為皇帝而作。上方書有戊寅年同名御製詩，內容皆根據畫意而出，可謂「詩畫合璧」。乾隆皇帝為郎世寧畫作題詠，畫先於詩？抑或者郎世寧以繪畫詮釋詩文內容，詩文創作於圖繪之前？抑或者詩與畫創作時間相近，先後順序為何？

《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依其慣例於每卷卷首標出收錄詩文之年代，考察詩文在詩集的排列順序，即可確定其創作時間。《孔雀開屏》

圖八 《活計檔·如意館》 乾隆23年記載

(一六八六~一七五六)，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六月，入值內廷行走，經常奉命與如意館畫畫人余省(一六九二~一七六七之後)、徐揚(一七一二~一七七七之後)、郎世寧合筆創作；直到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仍在宮中供職。金廷標，字士揆，烏程(今浙江吳興)人。父金鴻(或作金泓、金宏)亦善畫，幼承家學，工寫真，兼作花卉、界畫。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南巡時，進白描羅漢冊，稱旨，同年進入內廷供奉。

**中西合璧**  
郎世寧於康熙、雍正時期，在宮內傳授滿、漢畫家西洋油畫技法。乾隆時期，他經常奉命與中西宮廷畫家合作繪製大型的畫作，一般多由郎世寧負責主要部分，而由其他人補畫背景。而這些合筆之作，署名僅見郎世寧一人。(《畫孔雀開屏》圖中孔雀與花卉出自郎世寧之手，他以西洋畫寫實技法，將孔雀羽毛顏色與質感，表現的栩栩如生。畫中未繪因光照產生的投影，卻保留了光澤質感的色彩表現；其他如花卉枝葉等部位，皆以

白粉高光提亮，增添其立體感。另有從江南移來太湖石半嵌入土，錯落堆疊於庭院成爲空間點綴，此部分則是由如意館畫畫人金廷標、方琮所繪。(圖九)畫家先以粗細墨線勾繪奇石輪廓，再用鮮豔石青、石綠敷染表面，然其皴擦筆觸並未被遮掩；上方苔蘚則以濃墨點苔，並以石綠填於苔點中。  
比較院藏金廷標《長至添線圖》(圖十)畫中庭院假山疊石造型與繪法，兩者極爲相似。此軸畫上有丙戌(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乾隆御



圖十 清 金廷標 長至添線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詩文出自《清高宗御製詩二集》，卷七十九，古今體六十七首，戊寅五。此詩編排於同卷五月二十七日(西元一七五八年七月二日)(《急雨口號》，與六月二十五日(西元一七五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夜雨》等幾首詩文之間，與畫面款識所題「戊寅六月朔望(西元一七五八年七月二十日)」時間吻合。乾隆二十三年六月，西域哈密進貢孔雀，乾隆皇帝爲此賦有《孔雀開屏》詩。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以《活計檔》稱之)，內容詳載皇帝下諭宮廷藝匠創作諸事。其中依照年、月、日，明確詳載創作形式與內容，由何人繪製，於何時竣工等細節。查閱《活計檔·如意館》乾隆二十三年郎世寧的藝術活動記錄，發現有筆條目與《畫孔雀開屏》可互相對照：  
七月十三日(西元一七五八年八月十六日)，接得員外郎郎正培、庫長德魁押帖一件。內開本月十二日，太監胡世傑傳旨：著郎世寧畫開屏孔雀大畫一軸，補景著方琮、



圖九 《畫孔雀開屏》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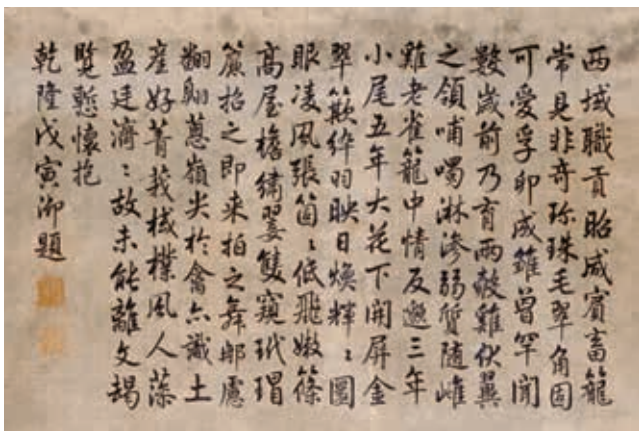


圖九-1 《畫孔雀開屏》局部

金廷標合筆，用白絹畫。(圖八)根據上述記載，推斷《畫孔雀開屏》應是此年七月由七十一歲的郎世寧主繪，參與者另有方琮(約活動於一七五一~一七七八)、

金廷標(??一七六七)。畫中具體的圖像來自乾隆御製詩內容，此幅孔雀大畫深獲乾隆皇帝喜愛，故親筆書寫詩文於上。方琮，浙江人，善山水，師承詞臣畫家張宗蒼

同年先後所作。畫上亦抄錄同首御製詩，審慎辨識其書法用筆、結體，推斷應是由詞臣代筆所書。（圖十二）畫面描寫乾隆皇帝身著漢裝紅履，優閒坐在御花園涼亭內觀賞孔雀開屏的情景。（註六）此圖受到西洋焦點透視法影響，是一幅線法通景畫。清人稱為「線法畫」，指的是畫中各種景物對象引向焦點的密集細線。畫家繪出由近及遠的景深，畫面呈現建築透視立體的效果，物象與周圍環境較符合實際比例。右方疊石中有大塊面缺損



圖十二 〈清人畫弘曆觀孔雀開屏〉局部

處，由其輪廓來看，原先應是可通行的真門。

根據背後貼附的黃簽記載：「嘉慶六年（一八〇一）二月，雙鶴齋西牆上換下御容通景畫一張。」此張貼落原張裱於圓明園廓然大公雙鶴齋西牆。（註七）乾隆二十三年《活計檔·如意館》有兩筆紀錄可能與此貼落有關：

七月初五日（西元一七五八年八月八日），太監胡世傑傳旨，雙鶴齋後殿現有通景大畫，著郎世寧改其

二十六日接得庫掌德魁押帖一件內開本月二十四日太監胡世傑傳旨雙鶴齋揭下絹畫一幅著方琮金廷標找補山榭房屋用絹找補天頭於面鑿前托貼欵此

圖十四 《活計檔·如意館》乾隆23年記載

初七日接得員外郎郎正培掌德魁押帖一件內開本月初五日太監胡世傑傳旨雙鶴齋後殿現有通景大畫著郎世寧改其樣式另畫通景大畫一分欵此

圖十三 《活計檔·如意館》乾隆23年記載

樣式，另畫通景大畫一分。（圖十三）十月二十六日（西元一七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接得庫掌德魁押帖一件，內開本月二十四日，太監胡世傑傳旨：雙鶴齋揭下絹畫一幅，著方琮、金廷標找補山榭、房屋，用絹找補天頭，於回鑿前托貼。（圖十四）

七月初，郎世寧為圓明園雙鶴齋後殿所作通景大畫，有可能就是北京故宮清人〈畫弘曆觀孔雀開屏〉貼



圖十一 清 清人畫弘曆觀孔雀開屏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題。金廷標初入宮紀錄見於《活計檔·雜錄》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條目：「新來南匠金廷標照方琮一樣，每月給錢糧銀三兩，公費銀三兩。」隔年《活計檔·如意館》紀錄寫道：「十月，如意館員外郎郎正培奉旨：畫畫人金廷標加錢糧銀二兩。」由此可知，從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入宮，至二十三年十月，他已由南匠（清初漢族畫家多為江南人，稱為南匠。）晉升為一等畫畫人，反映他在畫院地位的提高。或許正因為創作〈畫孔雀開屏〉畫藝精湛，得到乾隆皇帝的喜愛，因而獲得「特賞」加新。

### 相關畫作

郎世寧嘗試運用中國傳統紙絹、顏料、毛筆，並與如意館畫畫人合作，共同創出別具一格「中西合璧」的畫風。然作為一種藝術現象，其影響層面似乎僅局限於宮內。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清人〈畫弘曆觀孔雀開屏〉大型貼落，本幅縱三四九公分，橫五三七公分。（圖十一）款署「乾隆戊寅御題」，與〈畫孔雀開屏〉為

落之前身。該圖後來揭下，用絹接補高寬不足處，又著方琮、金廷標添畫，同年托貼於雙鶴齋牆上。從畫法來看，畫面孔雀、人物臉部應由郎世寧所畫，其他山石、樹木、亭臺樓閣則由方琮與金廷標襯景。或許因為畫面繪有乾隆皇帝御容，而於嘉慶初年被摘下保存，畫上仍保留了門洞的痕跡。

郎世寧〈畫孔雀開屏〉完成三



圖十五 清 余省、張為邦合摹蔣廷錫 鳥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年之後，內務府如意館檔案中，另有一筆奉派畫孔雀貼落的紀錄。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年十月十七日（西元一七六一十一月十三日）：「太監胡世傑傳旨：郎世寧原畫孔雀大畫一幅，照秀清村竹密山齋西進間北牆尺寸，別畫得時，交造辦處托貼。」此為第三幅由郎世寧主筆的孔雀大畫，可惜今已失傳。秀清村建於雍正八年（一七三〇）前後，乾隆四

年（一七三九）定名「別有洞天」，為圓明園四十景之一，竹密山齋則為其東邊建築群。秀清村於乾隆二十六年進行了較大改建，添建迴廊小院，院內置有太湖石。

歸納以上所述，乾隆皇帝對於郎世寧孔雀大畫非常喜愛，因此於乾隆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間，命令中西宮廷畫師合筆製作了三件孔雀大畫，但現今僅存兩幅。（即〈畫孔雀開



圖十六 清 余省、張為邦合摹蔣廷錫 鳥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屏〉與清人〈畫弘曆觀孔雀開屏〉）郎世寧於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逝世，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皇帝再度傳旨，命在如意館行走波希米亞籍（今捷克）傳教士畫家艾啓蒙（Ignatius Sichelbarth, 1708-1780）與方琮合作，依照秀清村郎世寧孔雀圖，用白絹畫額摩鳥（canu 食火雞），並貼於染霞樓東邊殿內西牆。（註八）郎世寧數量龐大的油畫、通景

畫等室內裝飾貼落，大多在不同時期的建築整修、改建中被毀壞，僅有極少數因為畫面繪有乾隆皇帝御容，才被揭下保存至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朝以「孔雀」為題的創作，除郎世寧作品之外，另見於郎世寧的徒弟余省、張為邦（活動於雍正、乾隆年間）合摹蔣廷錫（一六六九—一七三二）《鳥譜》，著錄於《石渠寶笈續編》，第

四冊，頁一八九一至一八九四。（註九）整套共十二冊，每冊三十幅。右方以工筆重彩繪寫各種鳥禽，由余省與張為邦共同繪製；左方則由王圖炳（一六六八—一七四三）以漢、滿語文書寫圖說，內容涵括鳥禽名稱、形態特徵、產地、習性，並抄錄相關文獻著錄。據《鳥譜》跋文記載，得知乃自庚午（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始繪，至辛巳（乾隆二十六年）



圖十七 清 丁觀鵬 極樂世界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八 《極樂世界圖》局部

完成。第一冊之三〈孔雀〉詩云：「《埤雅》云：孔雀尾有金翠，五年而後成，尤自珍愛。遇芳時好景，聞弦歌，必舒張翅尾，盼睐而舞。」

（圖十五）第一冊之四〈開屏孔雀〉詩云：「孔雀開屏，時曲項垂脣，跂足翹尾，動搖有聲。漸轉漸大，以至圓如團扇，是為屏足，以尾之長短為高下。：《埤雅》云：畫史雖妙善花鳥，猶憚為孔雀。蓋其金翠生動，染色有不能似者也。」（註十）（圖十六）余省、張為邦奉敕摹繪《鳥

譜》冊，設色妍麗，繪製工謹。雖然他們都曾跟隨郎世寧學習西洋畫技法，畫中呈現孔雀與周圍環境遠近、比例關係都不合理。不同於郎世寧的全景場面，而採「邊角」山石與「折枝」花卉的構圖佈局；繪寫孔雀近似於清初蔣廷錫的傳統花鳥畫傳統，較缺乏郎世寧觀察與寫實能力。

另有一張院藏清代丁觀鵬（約活動於一七〇八—一七七〇）〈極樂世界圖〉，作成於乾隆二十四年二月。（圖十七）全幅上方描繪阿彌陀佛、

觀世音與大勢至菩薩，下方繪有聽法的菩薩、羅漢、天人，七寶池蓮花盛開，朱色欄杆前繪有兩隻孔雀，造型鉅細靡遺。若將其與〈畫孔雀開屏〉孔雀樣式比對，兩者造型設色表現近似，明顯可見丁觀鵬師從郎世寧的影響。（圖十八）丁觀鵬於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入宮為畫畫人，與班達里沙、王幼學、張為邦等人，皆為郎世寧的徒弟。乾隆二年（一七三七）之後，逐漸獲得皇帝重用，擅長道

釋、人物與界畫樓閣。

### 小結

乾隆時期，國勢強盛，需要具有紀實和文獻價值的圖像創作，用以宣揚君王文治武功。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出兵新疆，平定準部、回部，西域各部紛紛前來朝貢。郎世寧與中西宮廷畫家，奉命合作為各地進貢珍禽異獸寫生，乾隆皇帝為之詠詩，並題寫於作品上。郎世寧以其靈敏的觀察能力，學習融合中國傳

統畫法，發揮西方明暗透視與設色技法的長處。畫中動物由他主筆，背景則由助手補襯。郎世寧〈畫孔雀開屏〉正是其中的代表作，全幅場景豐富，氣勢宏偉，具有吉祥寓意符合皇室審美品味，又兼備紀實與裝飾觀賞功能。透過郎世寧精彩的畫作，有助於了解乾隆盛世與其他周邊藩屬相互的交往關係。

作者任職於本院畫畫處

- 註釋
1. 此軸著錄於《石渠寶笈三編》（寧壽宮），第七冊，頁三四七〇。寧壽宮亦稱外東路，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改此名稱。宮名出自《尚書·五福》，有健康長壽之意。
  2. 院藏清錢汝誠（一七二一—一七七九）〈書乾隆御製孔雀開屏〉錢維城（一七二〇—一七七二）〈畫山水〉扇面（故扇一三三六），亦書有同首御製詩。
  3. （清）高士奇（一六四五—一七〇四）撰，《金螯退食筆記》卷上就有記載：「（由大液池西南循池而北）傍有百鳥房，多蓄奇禽異獸，如孔雀、金錢雞、五色鸚鵡、白鶴、文雉、貂鼠、舍狸猴、海豹之類，不可枚舉。」參閱《筆記小說大觀三編》第九冊，前卷六，臺北，新興書局，一九七四，頁五八五八。

4. 何重義、曾昭龜編著，《圓明園園林藝術》，北京，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五，頁四五—四五五。
5. 古代稱天山南北路為西域，帕米爾高原古稱「蔥嶺」。
6. 詳見《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清代宮廷繪畫》，香港：商務印書館，一九九六，頁一九四—一九五。
7. 根據北京故宮博物院王志偉研究員提供的資料，嘉慶六年，正是嘉慶皇帝對圓明園進行維修、改變室內陳設的重要時間點。此張貼落畫卸下後，由內府收藏保存，黃簽的書寫者，應當就是內務府承旨負責收訖貼落的專責人員。廓然大公為三面臨水建築，南面有廣場，北面為疊石山洞，屬於江南園林布局方式。雙鶴齋為其八景之一，乾隆二十年十二面匾額掛訖，是年仿無錫寄暢園添景，有較大添建。
8. 「四月三十日，接得郎中德魁押帖一件，

9. 此套《鳥譜》第五至十一冊為北京故宮博物院典藏。余省，江蘇常熟人，曾授業於蔣廷錫，乾隆朝供奉內廷，張為邦生卒年不詳，江蘇揚州人。其父張震康熙朝供奉內廷。為郎於雍正朝入宮供職，曾向郎世寧學習西洋油畫技法，兩人經常奉命合作。
10. （宋）陸佃（一〇四二—一一〇二）作。北宋神宗時為尚書左丞，著有《爾雅新義》，專門解釋名物，以為《爾雅》的補充，故稱之為《埤雅》。